



【澳大利亚】琼·菲普逊著 仇 标 何钗光译

偷运鸚鵡的人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【澳大利亚】琼·菲普逊著

偷运鹦鹉的人

仇 标 何叙光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Joon Phipson
The Bird Smugglers

责任编辑 潘勋照

偷运鸚鵡的人

〔澳大利亚〕琼·菲普逊著

仇标 何钗光 译

姜明路插图 王建纲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黎里分厂排版 江苏大丰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787×1156 1/32 印张 4.75 插页2 字数85,000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700

ISBN7—5324—0207—X/I—93(儿) 定价：2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琼·菲普逊的小说。故事是从一个偶发事件中产生的。一位十三岁的澳大利亚姑娘玛格丽特要离家乘飞机去英国探望母亲。动身前她发现两个外国人在她家庄园牧场里诱捕鸚鵡。她在惊恐之余，向园林警察报告了这一情况，并去摸清这两个外国人的罪恶活动，于是她跟踪侦察，飞往伦敦。在将近三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中，在少年旅伴和乘务员的帮助下，终于探明同机的一对德国夫妇在从事走私活动，救出了大批被麻醉的鸚鵡。

本书是一部反映澳大利亚现实生活的小说。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在追寻鸚鵡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和机智，为保护国家珍贵动物作出了努力。

前 言

《偷运鸚鵡的人》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琼·菲普逊的小说。故事是从一个偶发事件中产生的。一位十三岁的澳大利亚姑娘玛格丽特，要离开她景色秀丽、幽寂静谧的家园，乘飞机到英国去探亲。动身前，姑娘发现了两个走私犯，正在她家庄园牧场里诱捕澳大利亚珍禽——野生的鸚鵡。

玛格丽特在惊恐之余，激于义愤，就向皇家公园的警察报告，并去摸清这些鸚鵡走私犯的罪恶活动。罪犯们给鸚鵡吃安眠药，然后把这些被麻醉的珍禽藏入行李中，企图蒙骗海关，运出澳大利亚，以便在国际市场上攫取暴利。

玛格丽特跟踪侦察，飞往伦敦，在将近三十个小时的飞行中，牢牢盯住她身旁的两个人，随时注意他们的行动，最后，她终于探明这两个旅伴就是鸚鵡走私犯。

本书是一部反映澳大利亚现实生活、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儿童小说。主人公玛格丽特在追踪鸚鵡走私犯过程中所表现的勇敢和机智，必然会感动我国的小读者。

作者琼·菲普逊是澳大利亚享有盛誉的儿童文学女作家。她1912年生于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悉尼。父母都是英国人。她

的童年是在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印度度过的。中学毕业后，她在新闻函授学校学习，随后在伦敦干过多种工作，其中包括曾在路透社工作过。

1937年，她从英国返回澳大利亚，当了几年印刷工和图书管理员，接着参加了澳大利亚空军妇女辅助队，并与科林·菲茨哈丁结婚。嗣后，夫妇俩依靠自己的资产度日，一直住在新南威尔士州。

1953年和1963年，琼·菲普逊曾两次荣获澳大利亚优秀儿童读物奖。

在澳大利亚，大部分人对这部小说的背景和故事，显然是熟知的。澳大利亚有大片的原始森林，野生动物种类众多。女作家琼·菲普逊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一样，曾经在原始森林的临时房子里住过，曾享受过大自然的宁静生活，并且深知这些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。

由于作者对澳大利亚旷野和野生动物产生了感情，所以她在新南威尔士州从事自然环境教学工作多年，并在那里定居。

作者曾带领妇女辅助队，教会少年儿童怎样认识大自然，热爱大自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书的许多情节直接选自大量办案卷宗，所以富有真实性。澳大利亚国家园林管理局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处主任阿·福克斯说：“遗憾的是，这些走私野生动物的罪犯，被捉到的很少，估计只有十分之一，而且捉到的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偷，罪大恶极的惯犯、要犯仍然逍遥法外。尽管严厉惩处走私犯，但他们利欲熏心，还是铤而走险。”这些话说

明保护野生珍禽的任务仍然很艰巨。

原书初版以《飞入险境》为题在纽约出版,修订本改名为《偷运鸚鵡的人》。全书各章小标题系译者添加。

仇 标 何钗光

写于1987年4月

目 录

前 言.....	1
一、初生疑窦.....	1
二、园林警察前来协助.....	16
三、初探小动物商店.....	23
四、旅伴.....	31
五、悉尼起飞.....	42
六、一对中年胖夫妇.....	58
七、蛛丝马迹.....	65
八、冒险侦察.....	79
九、再探受挫.....	93
十、投药暗害.....	101
十一、搜索罪证.....	113
十二、破案.....	123
十三、终点站.....	131

一、初生疑窦

“我不想去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父亲用低沉的语调说。

“那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妈妈，说您在这儿很孤单？”

“妈妈会说，她在那里也感到孤单。”

“她不会这样说。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这是安排好的计划。何况我们认为你是乐意去的。”

“爸爸，您该知道，我不同意。”

“嗯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可这也没关系。今天下午我到银行去，看看你妈妈的旅游费汇来了没有？”

玛格丽特绞干了洗盘子的抹布，放掉了水槽里的脏水，扭过头来，看了看父亲的脸色，问道：

“我还得呆多久？”

“还可呆三天。到时候我们都到悉尼^①去。”父亲背对着女儿，把擦茶具的毛巾挂了起来。

“今天，我想到牧场后面的池塘去一趟。”

^① 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。

父亲转过身，见女儿脸上没露出使他难过的表情，便接口说：

“我开车进城，顺路把你带到大门口，回来时我在那儿把你带回家。这样，你即使在大门口等一段时间，但总比你骑马赶全部路程要好些！”

姑娘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天黑前回来。黄昏一向是最美好的时刻，我想多走走。这回也是这样，我会沿着小路走回来，您可以在半路上把我接上车。”

父女俩坐在汽车里，一言不发，开了三公里，到了牧场大门口。汽车一停下，四周扬起一团尘土。玛格丽特下了车，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，然后朝车窗里望了望，说声“再见！”父女两人相视而笑，笑得多么温存，多么亲切；他们之间的约定也无需多讲了。

姑娘开了大门，走进了自己家的小牧场。这时，父亲的汽车在林中像一缕烟似地开走了，再也看不到汽车在颠簸和排放废气。一条狭窄的小路引着姑娘穿过一片草地。这草地被羊群吃得光秃秃的，而且被暮春阳光晒得干枯了。她走到大树旁，热得实在受不了，就赶忙走到树荫里去休息。从这里开始，地面显得崎岖不平，小路几乎分辨不清，似乎逐渐湮没在矮小灌木丛中乱七八糟的羊脚印里。幸好她熟悉这条路。要是她不认识路，那是没法认出来的。她继续往前走去，身旁的树木稠密起来，她渐渐摆脱了心中的烦闷，越来越陷入沉思之中。

她有充裕的时间，所以在林中走得很慢，有时索性停下来，



观看一群蚂蚁。蚂蚁爬成一条黑色的带子，来去匆匆，忙个不停。有时，她观察蜘蛛在矮小的灌木丛中结网，捕捉飞过的昆虫。有时，她坐在桉树下，看一只旋木雀在树缝里捉虫吃。这只鸟一边啄一边跳，愈跳愈高。旋木雀发现她在看它，就不慌不忙跳到树干的另一侧去，她就再也没见到它。就在这个天气阴暗的下午，树底下开始了一种忙碌而又危险的生活。在那儿，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在被迫猎着，正如它们为了每日吃的去追捕别的动物一样。

斯图亚特家这部分财产没多大出产。虽说这个贫瘠不堪的丘陵地带没有茂盛的牧草，但牧场主人还是沿着崎岖多石的地基围起边界栅栏，而且在夏季还得负责防火。尽管这样，这个小牧场仍是玛格丽特最喜爱去的地方。可以说也是她父亲最珍爱的地方。即使在家境十分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从没考虑卖掉它。斯图亚特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。

玛格丽特要去看的那个池塘，离牧场的边界栅栏并不远。那里有一条小河，从地势较高的山上流下来，流到林中空地时，水流减慢了，逐渐漫开来，流入了这个池塘。池塘被青草和围绕山坡的树木所掩护。河水经过几公里石子和砂砾的过滤，所以流入池塘的水非常洁净。真是粼粼碧波，清澈见底。池底的石子在阳光照射下，呈现着五光十色和千姿百态。蝌蚪和褐色小甲虫在水里悠然游动，时现时没。小鸟们飞来欢快地喝水。它们或者飞着掠过水面取水，或者蹲在池边倚着一束束草丛，把鸟喙伸到池中喝水。来访的客人——鸟、兽、虫、蛇——从早到晚，络绎不绝。因为到这个池塘来饮水，十分安全。小袋

鼠和鸚鵡最喜欢在傍晚时分来喝水。当太阳在山后慢慢西沉、林间空地上出现蓝色荫影时，这些鸚鵡才从树丛中一蹦一跳地钻出来，或者从空中直飞下来。鸚鵡的行动从不鬼鬼祟祟。它们飞来时，常成群结队，叽叽喳喳，忙个不停。它们的行动并不灵活，个子大小不一，羽毛斑斓宛如彩虹；它们像一颗颗闪光的宝石落在昏暗的池塘边。

这次，玛格丽特来池塘观看的就是这种鸟。

哪儿有水，那儿就有生机。这个池塘对玛格丽特来说，不管在什么时候她都喜欢。不过，对那些习惯白天生活或黑夜生活的生物来说，傍晚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。因为，前者夜里要安息，后者傍晚醒来就要出去觅食。无论是醒来的鸟儿还是准备过夜的鸟儿，在傍晚时刻都想喝点水。一句话，它们都得到池塘来。这时候有狐狸从草地上窜出来，也不会看见它们；老鹰也不会从突出在上的树枝间发现它们。

她来到林中空地，跟往常一样，常常忘记除了这地方还有其他动物。她也忘了三天后要离开这里到悉尼去乘飞机飞往伦敦的希思罗机场。她的妈妈趁演出的间隙对她来伦敦作了精心安排。一旦她单独到林中空地或父亲的其他领地，仿佛跟周围的一切一样，就能一天天生活下去，仿佛觉得过去和将来都显得模糊不清和无关紧要了。

她的时间安排得很妥贴，正好是一小时。这时还有阳光，不过不再耀眼，正从高大的树枝后面散落着金黄色的斑点和线条。已经有一种令人警惕的气氛——一种期待的感觉。

她蹑手蹑脚地前进，长久地隐藏在树丛中，尽量不发出一

点响声。一大群鸟飞来喝水了。它们虽然觉得这儿比别的地方安全，可仍不放松警惕。在这群飞临池塘的鸟中，要算鹦鹉最大意了。它们像人一样，也觉得鸟多势众，有安全感。不过，它们一旦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，就会马上发出一阵尖叫飞走。正因为这样，姑娘一走进灌木丛，就急忙蹲下，用手爬行，爬到林中空地她常坐的那棵大树跟前，躲藏在树根中间，等待着暮色降临池塘。

她左边身后的小山上空，阳光依然斜照着。最后一束光线在她右侧一棵高大的白桉树上缓缓移动。池塘已在树荫里了。中午那种使人眩目的钻石般的阳光，眼下只剩下寂寥冷寞的余辉。那时，成群的鹦鹉还没有露面，只有一两只燕子在水面上轻轻掠过，有时燕嘴触及池水，使平静的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。玛格丽特在这个熟悉的树洞里挪动了一下身子，使自己坐得舒服些，准备就这样等下去。这时，要看清林中空地已嫌光线不足了。但从这个露天牧场走到门口大路上搭乘父亲的汽车，这点亮光还是够的。她跟往常一样，让自己沉浸在草地的宁静气氛中，觉得草地上的一切生命有节奏的跳动都渗透到她的身体中去，和她的心脏一起搏动。她坐在这里，中止了一切打算和计划，不知不觉陷入了沉思，显得迷惘起来。后来，她逐渐感知到周围的事物，用脸颊也能察觉到空气的轻微移动。醒来的或是准备宿夜的昆虫发出的窸窣声、爬动声和翅膀拍击声变得越发响亮、清晰。她闻到了一些无可名状的气味——潮湿味、青草味、桉树叶气味。这些气味还散发出丝丝热气，夹杂着一些新近洒的杀虫剂气味。还有一些刺鼻的甲虫气味，更有一些

气味虽然微弱和偶然散发，但对感觉器官产生的影响却很强烈。人类的嗅觉跟动物相比确是不同的。姑娘感到脚下原先很硬的土地，由于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，现在变得松软起来。周围的树根在支撑着她——树根像把椅子，暖和而结实，坚硬又舒适。

玛格丽特的遐想常会很快停止。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她周围生物——活着的、将死的、苏醒的、昏睡的、正在吃的、或已吃饱的——中的一分子。

这时仍然没有发生什么情况。只是在和声中出现了一个杂音。姑娘清醒过来后，四周不像往常那样安静。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响声，于是她的神经又紧张起来，在坐等着。

她从坐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个杯中空地，还能看到空地远方那一片树林。一条小溪就从那边矮树丛中的石滩里流出来。那里的山坡，西侧比较陡峭。再远一些，是一片树林和边界的围墙。眼下围墙和树林都已落在暮霭里了。

林间那块空地依然空旷如旧，只有石滩是例外。姑娘开始听到一阵微小的声音，这声音愈来愈清晰，是踏在枯枝败叶上发出的碎裂声。两只袋鼠从树丛中钻了出来，站在草地的边缘，踌躇不前。姑娘看到袋鼠的耳朵在转动，鼻孔在抖动，仿佛它们正在嗅空地上的各种气味。只要它们认为这里安全，就会跳下来，跑到池塘边去饮水。

可这两只袋鼠没有跳下来喝水，却把耳朵转向同一个方向倾听，身体一动也不动。使姑娘惊奇的是，这两只袋鼠一起掉过头去，跳回原处，钻到灌木丛中去了。



随后，突然飞来一大群鸚鵡。它们发出尖锐的叫声，从树顶猝然下降，好像一朵彩云落在池塘边的草地上。这是它们往日落脚的地方。在这个降落点，青草特别短小，鸚鵡在这儿喝水最方便。它们着陆时，像往常一样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。忽然，哗啦一声，有一样东西腾空飞来，掠过水面，盖在这群鸚鵡身上。她闹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只见这群鸚鵡乱蹦乱跳，拍打翅膀。鸚鵡的叫声更响、更尖了。这引起了姑娘的注意。一件对鸟群不利的恐怖事情发生了。她立刻离开藏身的那棵大树，跑着穿过草地，到了池塘边。

玛格丽特现在才明白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原来不知从哪儿撒了一口大网，神秘地罩在这群欢蹦乱跳的鸟身上。网孔小得使它们难以逃脱。这群鸟鸣叫着拍打翅膀，乱成一团，拼命挣扎。玛格丽特一跑到这群鸚鵡跟前，马上把网中心提得高高的。因此，这口网就不再压在这些小鸟身上。这些鸚鵡立刻展翅飞翔，企图飞走。这时，姑娘提起的扣网下产生一股吓人的旋风，红羽毛、绿羽毛、金羽毛和蓝羽毛的鸚鵡全都在网底下乱飞乱闯，互相冲撞，跌下了又飞起，拍打着捕网。

姑娘从水里抓起网边，把它高高举起，然后倒拉过去，她面前立刻出现一道彩虹。鸚鵡一旦发现了出口，纷纷从网底下，一边尖叫，一边飞逃。它们振翅发出“呼呼”的声响，越过水面，打树林上空飞走了。

玛格丽特的手臂，尽管已被人抓住，但她还是释放了缠在网上的一两只鸚鵡。她气喘吁吁，蹒跚而行，把网拉回扔在草地上。待她回过神来，看见两个男人正伏在网上。玛格丽特起